

中国皇帝全传

车吉心 主编

● 第九卷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K827=2
5/9

车吉心 主编

● 第九卷

中国皇帝全传



本卷目录

文宗李昂 /2119
 武宗李炎 /2128
 宣宗李忱 /2142
 懿宗李漼 /2158
 僖宗李儇 /2165
 昭宗李晔 /2185
 哀帝李柷 /2195

吐蕃

松赞干布 /2201
 芒松芒赞 /2213
 都松芒布结 /2217
 赤德祖丹 /2220
 赤松德赞 /2225
 牟尼赞普 /2233
 菊之赞普 /2235
 赤德松赞 /2236
 定赤 /2238
 赤热巴金 /2240
 达玛 /2247

五代十国

后梁

太祖朱温 /2253
 郢王朱友珪 /2284

末帝朱友贞 /2287

后唐

庄宗李存勖 /2297

明宗李嗣源 /2322

闵帝李从厚 /2340

末帝李从珂 /2345

后晋

高祖石敬瑭 /2356

出帝石重贵 /2375





文宗李昂

◎ 张仁玺

唐文宗，原名涵，后更名昂，是穆宗第二子，敬宗弟，母为贞献皇太后萧氏。元和四年(809)生，开成五年(840)卒。

宝历二年(826)十二月，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杀害，宦官王守澄等又杀刘克明，发禁兵迎立江王涵，即位于宣政殿，改名为昂，是为文宗。是年 17 岁。

文宗即位后，去佞幸，出宫人，放鹰犬，裁冗官，省教坊乐工，停贡奇巧珍玩，去奢从俭，励精图治，擢素性介直的韦处厚为同平章事。每逢奇日视朝，对宰相群臣，延访政事，历久方罢。待制官以前虽然设置，未尝召对，文宗独屡加延问。

但文宗的短处也十分明显，军国大事不能果决，同时与宰相等已经定义的事情中途予以改变。人称其宽柔有余，明强不足。

第二年(827)，改元太和。韦处厚因为文宗太柔，要求退位。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播被任为同平章事。王播累任盐铁转运使，长庆二年(822)出任淮南节度使，他不顾南方大旱，搜刮不已。后复为盐铁转运使，加重铜、盐税，每月以钱物进奉皇帝，称作“羨余”。太和元年(827)任满还京，献银碗数千只，绫绢数万匹。文宗见钱眼开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再加上权幸再三揄扬，文宗就把王播升为宰相。自此之后，文宗身边的奸佞之人就越来越多了，而正直的人往往得不到重用。

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，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。皇帝在宦官操纵下，有些成为宦官手中的工具，有些不甘屈辱，伺机而起，想夺回失去的权力。朝官也是这样，有些依附宦官，有些反对宦官，他们的得势与失势，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。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在文宗时表面化了。

太和二年(828)三月，文宗下诏举贤良方正及直言极谏之士，由文宗临轩亲策，命题发问，大致有如何端正社会风气，如何考察官吏，如何理财等。昌平进士刘蕡，对宦官专权造成的祸害非常痛恨，在对策中条陈万言，公开反对宦官。他指出，法应该划一，官应该正名，现在官员分外官(朝官)、中官(宦官)，政权分南司(外官)、北司(中官)，在南司犯法，跑到北司就没事，或外官定了刑，中官则认为无罪。法出多门，是非混乱，原因在于兵、农地位悬殊，中外各自有法。又指出，现在兵部不管军政，将军只存空名，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。头一戴武弁，便把文官看作仇敌；足一登军门，便把农夫视为草芥。这些武夫依仗宦官的势力，只会擅作威福，欺压民众。宦官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，又利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，

这难道是先王经文纬武的意思吗？他要求文宗屏退宦官，信任朝臣，政权交给宰相，兵权交给将帅。以为只有这样，才可以救皇帝，救国家。刘蕡的对策切中时弊，考官非常赞赏。只因王守澄等盘踞官禁，势焰逼人，一旦录取，必遭陷害，不得已将他割爱。当时有 22 人中第，都被任命了官职。道州人李郁也在其中，他愤慨地说：“刘蕡下第，我辈登科，岂不是厚颜无耻吗？”于是，就邀集同科裴休、杜牧、崔慎由等，联名上疏，愿将自己的科名让给刘蕡，以示其正直。文宗此时势孤力单，即使有驱除宦官之心，也无能为力，怕宦官在这件事上胁迫他，只好将原疏搁置不提。刘蕡终不得仕，后抑郁而死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又发生了横海留后李同捷发动的叛乱。

横海军属州有 4 个，即沧、景、德、棣州。以前是乌重胤任职，对朝廷非常恭顺，后来乌重胤徙山南西道，横海节度使屡经变换。敬宗末年，李同捷擅领留后，敬宗听之任之。文宗即位后，仍命乌重胤复任，调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。李同捷不愿移镇，托言为将士所留，拒命不纳，起兵反抗。为了寻求支援，遍赂河北诸镇。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公开出兵接济李同捷，魏博节度使史宪诚首鼠两端，阴怀观望。文宗命乌重胤、康志睦、李载义、李祐等进讨李同捷、王庭凑。李祐会同李载义等军，攻克德州，进逼沧州，直入外城。沧州为李同捷住所，他见外城被破，当然惶急，于是致书李祐，悔罪乞降。李祐遣部将万洪入城抚众，趁便留守。文宗遣谏议大夫柏耆驰往宣慰。柏耆出言不逊，威胁诸将，万洪不服，柏耆竟将其杀死。然后，又擅自押李同捷出城，在路上他听说王庭凑大军将至，要求救李同捷，于是便把李同捷梟首，传入京师。李祐时已生病，听到消息后，悲愤交集，病遂加剧，不久就死去了。诸将纷纷上书，要求惩处柏耆。文宗不得已，先把他贬为循州司户

参军，后又赐柏耆自尽。

李同捷叛乱被平定之后，文宗任殷侗为横海军节度使，又拨齐州归横海军，1年足兵，2年足食，3年户口大增，仓廩充盈，又是东海一雄镇。旧的威胁解除了，新的威胁又产生了。

史宪诚闻沧、景告平，便打发他的儿子到京城去，情愿纳地听命。文宗便下诏进史宪诚兼官侍中，调任河中节度使，命李听兼镇河北。史宪诚还未移镇，便被手下将士杀死，另推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。李听前往魏博，被何进滔杀得大败。文宗好事优容，便召李听入朝，任命为太子太师。因河北用兵已久，饷运不继，未能再讨何进滔，就顺水推舟，竟授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，并将相、卫、澶3州划归何进滔管辖。

王庭凑因李同捷伏罪，不免忧惧，因此上表谢罪，愿纳战乱中占据的景州自赎。文宗得过且过，赐复王庭凑被削去的官爵。于是河北一带勉强息兵。文宗的优柔由此可见。

太和三年(829)，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，任兵部侍郎，文宗想任命他做宰相。偏吏部侍郎李宗闵与李德裕有隙，暗地里随托宦官，求为援助。王守澄等内揽大权，力荐李宗闵为相，文宗恐他内逼，只好把李宗闵擢为宰相。李宗闵喜出望外，就设法排挤李德裕。先派李德裕出镇义成军，又引入牛僧孺为兵部尚书，后升为宰相，做他的帮手。不久，李德裕又被调镇西川，防御南诏。李德裕到镇后，作筹边楼，每日登楼眺览，窥察山川形势，又日召老吏走卒，询问道路远近，地方险易，一一绘图立说，详尽无遗。从此，南至南诏，西至吐蕃，所有城郭堡寨，无不周知。又训练士卒，增置堡垒，积蓄粮草，全蜀大定。李德裕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是很突出的，后来他做了宰相，同样排斥牛党。两党虽有是非之争，但主题是

争夺官位。文宗时，牛李两党的斗争一直未停止过。

太和五年(831)，副兵马使杨志诚煽动士卒驱逐卢龙节度使李载义，又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。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应当怎样办，牛僧孺回答说：安史之乱以来，范阳已不属中央，不必再为它操心。杨志诚占范阳和李载义占范阳没有什么不同，用不着和他们计较逆顺。可见在牛党看来，藩镇割据是一种正常现象，根本不必去理它。于是文宗乃命杨志诚为卢龙节度使，调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由于牛党依附宦官，文宗便提拔宋申锡任宰相，作为自己的心腹。宋申锡时常被文宗召进宫去，谋划除去宦官。他引用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，谕以密旨，组织人马，准备伺机下手。

王璠处事不密，其密谋被王守澄发觉。于是王守澄便想法诬陷宋申锡。他先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。李凑有声望，文宗一向防备他，怕有人拥立他为帝。看到奏书，免不得疑惧交并，立命王守澄查询。王守澄召集党羽，准备派200骑抄斩宋申锡全家，亏得有人阻拦，才没有下手。王守澄抓了李凑和宋申锡身边的一些人，经过拷问，被屈打成招，被迫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，要立李凑为帝。文宗以为证据确凿，召集满朝大臣，宣布宋申锡罪状。朝官都知道这是个冤狱，有些大臣便伏阙力谏，争取将狱事移到外庭来复按，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锡做了些辩护。郑注怕复按暴露出真情，劝王守澄请文宗从宽处理。宋申锡算是免遭杀戮，被贬为开州(今四川开县)司马，一直到病死贬所。

文宗本想用宋申锡除去宦官，但竟听信宦官的诬构，愚昧至此，能不受宦官挟制吗？

宋申锡案刚了结，维州(今四川理县西北)事案又起。维州



在西南边境，地当岷山西北，一面倚山，三面濒江，本是唐朝土地，为吐蕃所夺，号为“无忧城”，遣将悉怛谋据守。太和五年（831）九月，悉怛谋率众投奔成都，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欣然迎纳，并派兵据维州城，又将此事上报朝廷。文宗召百官集议，大家都认为李德裕的做法是正确的。独牛僧孺表示反对，他说，唐正与吐蕃修好，不能不守信，若激怒了吐蕃，不出3天，吐蕃骑兵就可杀到咸阳桥，京城也守不住。况且维州城在边远地区，得到了也没有什么用处。文宗本来懦弱，被牛僧孺这样一说，便吓破了胆，于是便下令李德裕归还维州，并将悉怛谋及部众归还吐蕃。李德裕没奈何只得依旨施行。

吐蕃得到悉怛谋后，便把他和他的部众都在边境上杀死，其状极其残酷。李德裕不胜叹息。这件事传到朝廷后，一些大臣向文宗指出，缚送悉怛谋，既快虏心，尤绝外望。文宗也后悔了，责备牛僧孺失策。牛僧孺很不安，累表请罢，乃出为淮南军节度使。另召李德裕入朝，授同平章事。

当时，卢龙节度使杨志诚骄恣不法，屡遣使求兼仆射，文宗即命为右仆射。杨志诚既得右仆射兼衔，踌躇满志，居然有帝制自为的意思。由于其骄侈淫暴，酿成众怒，结果为手下将士赶跑，另推部将朱元忠主持军务。文宗就进朱元忠为卢龙节度使。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死后，军士拥立他的儿子王元逵为留后，文宗也加以承认，并遣绛王女长寿安公主下嫁王元逵。文宗对节镇的姑息再次表现出来。

太和八年（834），文宗得了中风病，王守澄荐郑注诊治，郑注竟成了文宗的宠臣。王守澄又荐一个叫李训的人，说他大才可用，文宗大喜，要用作近侍官。宰相李德裕认为李训心术不正，不可重用。文宗又问宰相王涯，李德裕向王涯示意表示反对。这个举动恰被文宗瞧见，文宗由此怨恨李德裕。李训、

郑注渐受重用，就引李宗闵入相，将李德裕排挤出了朝廷。牛李两党互相排斥，使朝廷官员调动纷纷。不久，李宗闵也被李训、郑注排挤出了朝廷。文宗很难从两党中找到力量来剪除宦官，于是便把消灭宦官的重任交给了李训、郑注。王守澄把李训、郑注荐给文宗，本想培植自己的势力，但 2 人并没有按王守澄的意图办事。

李训、郑注虽然势力甚微，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，可是他俩巧妙地利用了宦官集团中的内部矛盾，步步得手，进展十分顺利。

宦官中势力最大的属王守澄，他曾 3 次操纵皇帝废立，又掌握神策军大权。神策军是保卫皇帝的主要禁军，全国边镇中也有许多劲兵悍将属其统领。李训、郑注知道王守澄权焰熏天，一时动摇他不得，就设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，先消灭其他宦官。他们借助王守澄的力量，把反对他的韦元素、杨承和和王践言 3 个权阉驱逐到外地当监军，不久都予处死。此后，又劝文宗将王守澄的原神策军中尉的职衔移封给了宦官仇士良，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。这既夺了王守澄的实权，又为他树立了一个对立面。接着，以文宗的名义，派使者用毒酒逼王守澄自尽。对外只说他暴病身亡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又借追查宪宗被害事件，杖杀了在外地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。

在消灭宦官的过程中，李训和郑注表现出了十分干练的政治才能，在朝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。自中尉、枢密、禁卫诸将都十分畏惧，见了李训甚至叩首迎拜。

文宗以李训有功，擢任同平章事，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。他们又密谋，准备利用为王守澄发丧的机会，诏令宦官全去送葬，届时发凤翔兵，内外合力，一举歼灭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。李训为了独占大功，要抢先下手。



太和九年(835)十一月二十一日,文宗驾临紫宸殿。该殿在大明宫中含元殿后,含元殿为前殿,紫宸殿为内殿。百官鱼贯而入,依班序立。这时,禁官将领韩约按事先布置前来奏称:“昨夜天降甘露,在左金吾厅事后。”甘露,意思是甜美的露水,古人视此为天下太平的征兆,文宗遂乘輿移至含元殿,命李训前去查看。李训去了半晌,回奏说,甘露未必是真的,不可马上宣布。于是文宗又派宦官首领仇士良带领宦官再去复验。

仇士良等到了左金吾厅,只见韩约行色紧张,额有微汗,不禁心中起疑。此时恰一阵风吹来,仇士良见幕布后面埋伏着兵甲,大吃一惊,慌忙返奔,走还含元殿。

李训见宦官们返回,知道事情已败露,急忙呼唤殿下卫士上来保驾,双方在殿中厮打起来。宦官被打死许多人,李训也被宦官打倒在地。仇士良等在混战中拥着文宗逃进了宣政殿,紧闭宫门。宦官们把皇帝抢到了手中,得意地高呼万岁。李训见大势已去,遂化装逃跑。百官惊骇,慌忙走散。

接着,仇士良便以皇帝的名义下令四处抓人杀人。参与事变的李训、韩约、舒元舆等,都被抓住杀死。未参与事变的宰相王涯也被严刑拷打,依言诬服,后亦被杀。官吏士卒被杀600多人,朝廷几乎为之一空。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宦官杀害。这次事变史称“甘露之变”。

甘露之变后,生杀除拜都由宦官主持,文宗似木偶一般任其摆布。仇士良等气焰嚣张,上胁皇帝,下凌宰相,朝官都被仇视。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穿儒服的人。

次年(836),改元开成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仇士良所为不满,上表诘问王涯等有何罪名而被杀害,其中有“内臣擅领甲兵,妄杀非辜,流血午门,僵尸万计,臣当缮甲练兵,入清

君侧”等语。仇士良知道后，就要求文宗给刘从谏加官，晋爵司徒。刘从谏复上表辞让，有“死未申冤，生难荷禄”语，并罗列仇士良等的罪状，请正典刑。仇士良心里害怕，从此稍稍有所收敛。这样，朝官才多少能行使一些职权。

文宗生有2子，长子李永，次子李宗俭未成年即死去。太和六年(832)，立李永为太子。李永生母为王德妃，素来失宠。文宗宠爱杨贤妃，惟言是用。李永颇好游宴，杨贤妃又日进谗言。于是，到开成三年(838)九月，文宗便想废掉李永。群臣强谏力争，文宗才不便决议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太子暴死，五官流血，四肢发青，死状甚惨。文宗不觉悲从中来，默思暴死的原因，好似中毒，但无从觅证，只好殓葬了事。开成四年(839)，文宗又立敬宗少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。时皇宫中演剧作乐，有一儿童缘竿而上，一中年男子在竿下走视，状甚惊惶。文宗怪问左右，左右告诉文宗那是儿童的父亲。文宗感叹地说：“朕贵为天子，尚不能保全一儿，岂不可叹？”随后，下令杀死坊工刘楚才等数人，说是他们构害太子。这件事之后，文宗感伤成疾，吃睡不安。

一日，文宗勉强来到赐政殿，问学士周墀道：“朕可比前代何人？”周墀回答说：“陛下是当代贤君，可比古代的尧舜。”文宗说：“朕和周赧王、汉献帝相比如何？周赧王、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藩，今朕却为家奴所制，恐怕还不如他们呢？”

开成五年(840)，文宗病不能起。命太子监国。宦官仇士良等得知消息后，即闯入宫中，声称太子年幼，须另议所立。到了夜间，仇士良等颁发伪诏，立穆宗第五子颢王漙为皇太弟。太子李成美另封为陈王。这件事过了两天，文宗就死去了，终年32岁。死后葬章陵，谥曰元圣昭献皇帝，庙号文宗。



武宗李炎

◎ 王世农

星移斗转，岁月流逝。200个春秋之后，强盛的大唐帝国步入了它的后期。宦官和藩镇如同两个恶瘤，紧紧缠附在它的肢体上，使之日趋衰竭枯萎。就在这国势衰微的茫茫黑夜中，突然闪出了一丝微弱的光亮，或许是帝国入墓前的回光返照——那便是武宗皇帝短暂的“中兴”。

运策励精 拔非常之俊杰

唐宪宗元和九年(815)六月十二日,皇太子李恒(唐穆宗)的第五子降临世间,取名灏,这便是后来的唐武宗皇帝。会昌六年(846)三月,改名为李炎。生母是李恒新纳两年多的太子妃韦氏,武宗当皇帝后,追尊为皇太后,谥曰宣懿。

长庆元年(821)三月,唐穆宗封诸皇子为王,李灏受封为颖王,与同时被封王的诸兄弟景王湛(唐敬宗)、江王涵(唐文宗)、漳王凑、安王溶等,同住在皇宫之外的十六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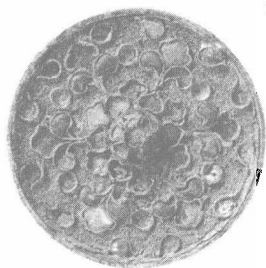
十六宅是唐玄宗时为诸王建造的16座宅院。由于亲王位高权重,很容易聚众割据,威胁皇位,是一股不可大意的危险力量。鉴于此,唐玄宗心生一计,采取高高挂起的办法,建造了十六宅,把诸王安置其中,赐予高官厚禄,美女良宅,供其宴游享乐,以折其斗志。这样便解除了诸王拥众犯上的危险。此后便成为定制。

颖王灏与诸王住在十六宅中,养尊处优之余,年轻过剩的精力大都发泄在宴游享乐之中。皇帝为他们的享乐大开方便之门,给予优厚的俸禄,屡加赏赐,并经常驾幸十六宅,与诸王一起宴饮。唐文宗与五弟颖王、八弟安王关系最为密切,专门为他们十六宅西邻建造了颖王院和安王院,屡幸其中。甘露之变后,文宗因受制于大宦官仇士良,心情极为忧郁,更频繁驾临颖安王府邸,纵酒解闷,赋诗遣愁,向两位兄弟痛陈宦竖之害。宦官势力如此强大,使颖王灏十分震惊,由此暗下决心,有朝一日定要清除这股恶势力。

颖王的确与诸王不同,他不为侈靡生活所诱惑,有心计,

善谋划，史称他“沉毅有断，喜愠不形于色”。两位兄长敬宗、文宗先后当了皇帝，对他刺激很大。这时期，人们对嫡长子嗣位观念已经淡漠，不可否认有心计的颖王心里已萌生了“做天子”的欲望。

开成三年(838)十月，皇太子永抑郁而死，次年十月，文宗立侄儿、敬宗第六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，等待册礼。次年正月二日，文宗突然病倒，奄奄一息。朝廷形势顿时紧张起来，焦点集中到继承人的安排上。



宰相杨嗣复、枢密使刘弘逸等和杨贤妃密谋立安王溶为嗣。安王李溶，穆宗第八子，生母杨贤妃。

杨嗣复与杨妃同宗，论起来是姑侄关系，他打算乘文宗病危之机而成拥立天子之功，秘密投书杨妃，开导她说：“姑姑为什么不学习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做法呢？”杨妃因而顿生欲望，与杨嗣复、刘弘逸等共同谋划立安王为嗣。但是，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弱了，而且立安王名不正言不顺，不得人心。阴谋未能得逞。这件事令武宗难以容忍。武宗即位后，在论功行赏的同时，将安王溶、杨贤妃与陈王成美一同赐死。杨嗣复等亦遭贬黜。

陈王成美在3个月以前已被立为皇太子，虽未及册礼，但毕竟是法定的后嗣，按常理，不该发生嗣位之争。但是在天子大臣皆受制于宦官的唐朝后期，意外的事情是不断发生的。也正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文宗一病倒，宰相李珣、枢密使薛季稜奉密旨采取断然措施，要皇太子成美监国，以便由他们辅佐朝政，控制政局。

宰相杨嗣复、枢密使刘弘逸拥立安王无望，也转而拥立皇

太子监国。

唐文宗、李瑀等人的企图早已为宦官们所掌握。仇士良等认为，同意宰相们的意见，立皇太子为皇帝，固然名正言顺，但援立之功却为李瑀等拥有，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局面就会改变。因此，他们便紧锣密鼓地谋划立新皇嗣。

文宗病倒的当天夜里(正月二日)，两军中尉仇士良、鱼弘志假传圣旨，率领神策军来到十六宅，迎接颖王赴少阳院受旨。文宗无奈，只得诏立颖王漙为皇太弟，临时执掌军国政事。皇太子成美复封为陈王。

皇太弟李漙赴东宫思贤殿接受百官朝拜。

仙韶院副使尉迟璋对立皇太弟之事极为不满，企图兴兵作乱，仇士良等将其搜捕斩首，杀其全家。

正月四日，文宗崩，遗诏皇太弟于柩前即皇帝位。十四日，27岁的唐武宗正式登基。武宗一即位，立即将同自己争夺皇位的陈王成美、安王溶及杨贤妃赐死于府第。接着论功行赏，拥有援立之功的右军中尉仇士良被封为楚国公，左军中尉鱼弘志被封为韩国公，太常卿崔郸为户部尚书判度支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为宰相。册宫人刘氏、王氏为妃。

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。即位工作基本就绪，该安葬文宗皇帝了。八月十七日，派遣知枢密刘弘逸、薛季稜率禁军护送文宗灵驾赴章陵。刘、薛2人素与仇士良不和，在立储之争中，2人拥立皇太子和安王失败，更加仇视仇士良。这次安葬文宗，武宗让他们率领禁军，是举事的极好机会。于是2人密谋，准备率军倒戈，诛杀仇士良、鱼弘志。这一阴谋被鹵簿使、兵部尚书王起和山陵使崔稜发觉，立刻率鹵簿诸军先发制人，杀死了刘弘逸、薛季稜。刘、薛谋乱的目的虽然是要杀仇士良，但实际上是立嗣之争的继续。